

【专题：互联网+语文教学】

编者按：“互联网+”时代，高中语文教学在阅读与写作等方面正发生深刻变革。如何有效利用网络技术资源辅助语文教学，实现网络技术与语文课程的“全面深度融合”，是教师在语文教学过程中需要思考与探究的问题。本期精选四篇文章，以期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对教师合理开发与运用网络技术助益教学有所启示。

“互联网+语文”的思考路径与实践空间

叶丽新

【摘要】为了培养学生适应未来生活的读写能力，我国语文课程教学领域需进一步重视数字资源和网络技术。本着信息技术与语文课程“全面深度融合”的发展目标，实践切入点的选择应兼顾技术属性、语文各学习领域的特征和语文课程开发环节三个维度，在具体实践过程中需注意可操作性、日常化，并尽量洞察技术引发的语文学科内涵的生长点。

【关键词】数字资源；互联网；语文

自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教育领域有了“教育信息化”的提法。教育信息化的基本特征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多媒体化。^①“多媒体化”，主要指利用多媒体技术呈现教学内容，目前教师基本已能自如应用，需要适当警惕的是使用分寸和时机；“智能化”对语文教学而言，还略显遥远，可以静观技术的发展；当下语文教学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数字化”^②和“网络化”。

显然，日常教学中的数字化程度和网络化程度，还远不及生活中的数字化程度和网络化程度高。“计算机在校外世界中已经成为人们阅读、写作、计算和思考的主要方式，但它却仍未渗透到学校的核心。学校将这些新的数字技术应用于他们核心学术实践的外围。”^③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分析了学生电子化、网络化环境下的学习能力和习惯后指出，目前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发挥的作用的确“落后于技术本身所提供的可能发展空间”。^④因此，立足当下，着眼未来，语文教学有必要更加积极、开放地思考如何在教学中融入数字化和网络化元素。

一、目标取向：信息技术与语文课程教学“全面深度融合”

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者曾呼吁，“在探讨教学中

的技术整合之前”，“教育工作者有必要审视自己关于技术用于教学的观点与信念”。^⑤简单来说，就是教育工作者要对技术与教育（或各学科教学）的关系有一个基本的定位。在我国语境中，先有“计算机辅助教学（CAI）”的提法，后有“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提法，而今《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提出了信息技术与教育“全面深度融合”的愿景。从“辅助”到“整合”再到“融合”，信息技术与教育（或各学科教学）的关系，显得越来越紧密，也越来越协调和自然。不过，就目前现状来看，“融合”说还没有成为普遍现实，还需要在实践中逐步探索、落实。

单纯地炫技术，或简单地追问技术能解决语文教学中的什么问题，这样的思路可能都不利于，甚至可能妨碍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的“全面深度融合”。那么，怎样的思考路径有助于实现信息技术与教育的“全面深度融合”？首先，需要具备如下三个基本视角。

视角一：技术的可能性或当下技术环境的显著特征。在“信息技术与教育全面深度融合”语境下，语文教师应当优先考虑这一问题，即需要对技术工具的特质及其意义保持一定的敏感性和自觉意识。

视角二：语文学习各领域的特性和教学需要。

阅读、写作、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这些语文学领域对语文教师而言再熟悉不过了。不过,能从这些内容领域角度出发,系统思考并探索数字资源、网络技术应用空间的教师,应该还不多。当然,我国语文课程标准层面也还尚未对此做出显性的规定或引导。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可以看到近几年新颁布的美国、法国、韩国等国家的母语课程标准,均提出了与信息技术有关的听说读写标准。

视角三:课程开发和实施体系各层面的理念和需求。即从目标设定、内容选择、教和学的实施路径,以及评价各个层面观照数字资源和网络技术在语文课程中的应用空间。

上述三个视角可以构成一个基本的思考框架:将三个视角下的若干要素进行不同的组合,可以形成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融合的若干个点。譬如,电子化、网络化环境下阅读内容的选择;网络环境下的读写教学途径;网络环境下的口语交际表现性评价等。若干点铺开,即有助于形成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全面”“深度”“融合”的局面。

二、数字化、网络化资源与语文课程教学融合的实践切入点

在数字化和网络化成为社会生活基本特征的环境下,谈信息技术与语文课程教学的全面深度融合,实践的着眼点应该不在于刻意追赶新技术,而是让已经为师生所熟悉的数字化资源、网络技术和相关的社会性软件能自然而有的放矢地融入到日常语文教学中。

现以上述思考框架形成的三个“融合”点为例加以说明。

实践切入点一:数字化、网络化环境下阅读内容的获取。

数字资源、互联网与阅读的关系已不是一个新话题。一方面可以看到一些电子书包或电子阅读资源的开发项目,另一方面可以看到人们对碎片化阅读、网络文学等的负面影响的担忧。作为一线语文教师,在警惕各种负面影响的同时,应尽可能以自身触手可及的资源为依托,帮助学生在数字资源和网络世界获益。

首先,需要思考数字化和网络化可以给阅读资源的获取带来哪些好处。如下几个方面应该是许多

学校之外的读者体验过并认可的。其一,可以更加便捷地获得更丰富的资源。这不仅因为网上有海量资源,还因为网站逐渐采用复杂的数据分析知道每个个体的兴趣,然后用“推送技术”“在人们想要什么时就能提供什么”^⑥。在线购书或阅读网站基本都已具备这样的功能。其二,可以与潜在的其他读者展开不同层次的对话,譬如“豆瓣阅读”评论区的分享和互动。其三,可以促进个性化阅读。譬如,可以用RSS^⑦订阅个人感兴趣的新闻、博客,可以在第一时间不用打开相关网站就能看到已经过滤掉广告等冗余信息的内容;再如,国外有许多分级阅读网站,可以检测读者阅读水平并据此为读者推荐适宜的读物(我国也已启动相关探索)。

显然,上述各个方面对学校教育中的师生而言,也都是“益处”。教师可以鼓励学生适当体验在线购书过程并交流相关经验;可以鼓励学生展示自己的专题阅读资源、阅读过程和结果;还可以鼓励学生多与有相同阅读兴趣的读者展开交流,贡献自己的阅读经验……这些学习经历有助于学生成长为自觉、自主、积极思考的“终身读者”。

实践切入点二:网络环境下语文教和学的途径。

柯蒂斯·J. 邦克精要地表达了互联网技术对地球公民的教育带来的意义:“现在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可以向其他任何人学习任何东西。”^⑧邦克进一步勾勒了21世纪直接或间接影响学习的十种主要趋势,其中有六种与学习途径、方式有关:数字化学习和混合学习、开放信息社群中学习者的参与、电子协作与交互、另类现实学习(游戏、模拟仿真和虚拟世界)、移动学习和泛在学习、个性化学习网络。除了“另类现实学习”,其他的我们或多或少都已有所接触,只是技术对学习的主要影响依然发生在校外。

在我国语文教学领域,可以看到一些先行者的相关探索,譬如让学生用博客或微信公众号发布读书报告或其他作品,用WIKI(维基)尝试协作写作,在BBS论坛进行作文互评,用“问卷星”开展调查研究……在国外的读写教学中,可以看到教师用在线平台实施跨学校、跨学段、跨年龄的交流;用Kahoot让学生在带有游戏感的互动环境中完成测试和学习;让学生用Padlet协作建设图文并茂的网页故事墙;鼓励学生用PechaKucha进行限时演

讲……这些在线工具简单便捷、可操作性强,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更给学生提供了广阔的表达空间和立体的交流渠道,各种创意和思想的火花更易诞生。

无论是规律性的线上线下结合运用模式,还是相机适时将网络纳入课堂内外的学习过程,其根本的目的是张扬互联网思维中的平等开放理念,让教学“更具协作性、问题导向性、生成性、探究性和交互性”^⑨。

实践切入点三:网络环境下的口语交际活动和表现性评价。

网络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回顾和展望网络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网络技术的代际更迭:互联网已经从以台式电脑为终端的互联网(Internet1.0),发展到以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为终端的移动互联(Internet2.0),未来也许还会进入“大互联”(Internet3.0)时代,即再没有终端的区分,每个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用任何手段都可以上网,保持互动。^⑩

伴随着“移动互联”的发展,各种可在移动终端上使用的软件层出不穷。其中有一类软件支持口头表达活动。譬如,配音秀,可以进行配乐朗诵;荔枝FM支持用户录制和上传自己的音频节目;PAPA有声日记,支持发布图片、视频和音频,可以记录 and 与人分享学习和生活中的经历和点滴感受……

其实已经有不少家长在带着孩子用这些软件。这正应了一些研究者的判断:“……学校外基于技术的学习场所却在急剧增加”^⑪。语文教师不妨尝试组织学生应用这些软件开展口语交际活动,实施口语交际方面的表现性评价。适当应用这些软件有助于激发兴趣、延展时空、鼓励人人参与和个性化表现。

以上简单勾勒了数字化资源、网络技术与语文课程教学关联起来的三个切入点。相信有着不同技术应用体验的探索者,面对不同的学生,结合对语文课程教学现状的具体理解,可以创造出更多有针对性的技术融入方式。

三、洞察新技术环境中学科内涵的发展点

技术属性、学习领域特征、课程开发和实施环节,这些都是在选择行为方向之前既有的、显性的思维抓手。在技术与语文课程教学真正融合的过程

中,还需要保持学科敏感性,关注技术环境中可能产生的有关学科内涵的隐性问题。譬如,如下三个方面值得关注。

其一,听说读写对象和成品类型。

计算机和网络作为表达和交流的主要手段逐步普及,听说读写的对象和成品也在逐渐发生变化,从最初简单的电子化,到具体形式的逐渐复杂化——超文本化、多媒体化。重在发展学生表达和交流能力的语文学科,有必要重视技术环境下新的听说读写样式。2016年新颁布的澳大利亚母语课程标准要求学生能“使用电子文本,理解和创制多模式文本”^⑫;2015年颁布的法国母语课程标准,要求小学生能用计算机写作、排版和修改,在各种写作样式练习中,有邮件、博客等^⑬;2010年颁布的美国《各州共同核心英语语言艺术标准》中有一条贯穿K-12年级的要求,“在传递信息时,能够策略性地使用电子媒介和形象化的呈现方式,便于受众充分理解你的报告”^⑭……基础教育阶段的听说读写样式,有必要与未来学习、生活、工作中的听说读写样式有一定程度的接轨。

其二,技术环境下的听说读写策略。

PISA阅读测试框架曾专门比对了印刷文本阅读和电子文本阅读之间的差异。从阅读过程来看,电子阅读需要诸多新的阅读策略。譬如,在“访问和检索”方面,增加了选择和给信息排序的潜在要求,因为电子阅读使用搜索引擎、菜单和超链接获得和展开文本,是在不确定的信息空间里自我导航,导航质量成了电子阅读的关键能力之一。在“整合和解释”方面,学生需要有较高的信息整合能力,因为受屏幕和文本布局影响,第一眼只能看到文本有限的部分。在“反思与评价”方面,需要学生增加预判信息的能力,预判资源的可信度和用处。^⑮再看写作,在可以获得“海量”资源的情况下,如何在既有信息基础之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如何呈现信息和观点之间的关系,如何区分别人的观点和自己的观点,如何回应他人的评价并与他人进行持续性的讨论……这些问题教师最好先于学生意识到并作出思考。新的学习行为模式背后有隐性的认知策略、思维方式的要求,这都需要在实际操作中得到锻炼,最好还有老师适当的点拨和引导。

其三,网络环境中的表达和交往规则。

随着社交网络、在线协作工具等的发展,互联网进入了所谓的“Web2.0”时代,典型标志是“每个人都能参与……网页再也不是少数人的特权,Web2.0世界中的任何人都能够掌控网页内容了”^⑥。在用户获得更多权利的同时,问题随之而来,譬如网络伦理道德与信息安全意识。各国基础教育“核心素养”文件和母语课程标准中,几乎都会提及相关问题。从语文学学习的角度来看,可能需要专门引导学生遵守如下规则:信息接触和接受过程中,保持审慎的状态,批判性地看待和接受信息;在信息运用过程中,准确引用资料,避免“剽窃”;在自我表达中,回避他人隐私、避免语言暴力,时刻做到负责任的说话。

综上,探讨了数字资源和网络技术融入语文课程教学的目标状态、思考路径、部分实践切入点以及技术引发的语文学科特有的思考点。

如果仅仅站在我国语文教学内部来看,技术的融入似乎还不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技术融入教和学的过程中,还会碰到各种挑战。即便如此,为了促进教育信息化,为了发展学生适应未来社会的读写能力,为了顺应国际母语教育发展理念和趋势,我国语文教学领域应该加大引入数字化、网络化资源的力度。

最后还是要强调,在信息技术与教育“全面深度融合”理念的引领下,不必刻意追求技术的新和异,而是应该尽可能让触手可及的有益资源有效服务于语文课程教学。在保证意义的前提下,促进技术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日常化和效果最佳化。

至关重要的人文框架应用于教育实践[M]//Leslie Moller, Jason Bond Huett, Douglas M. Harvey, 主编. 21 世纪的学习和教学技术:前景展望. 来凤琪, 主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76。

⑦RSS 目前广泛用于网上新闻频道, Blog 和 WIKI。网络用户可以在客户端借助于支持 RSS 的聚合工具软件, 在不打开网站内容页面的情况下阅读过滤掉广告等无关信息的网站内容。

⑧⑨柯蒂斯·J. 邦克. 世界是开放的:网络技术如何变革教育[M]. 焦建利, 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6, 27。

⑩庞晓龙. 一本书读懂互联网思维[M]. (Kindle 版).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4。

⑪Australian Curriculum, Assessment and Reporting Authority. Senior Secondary Curriculum: English [EB/OL]. [2017-03-17]. <http://www.australiancurriculum.edu.au/english/curriculum/f-10?layout=1>。

⑫法国中小学教学大纲法语部分 [EB/OL]. [2017-03-17]. <http://www.education.gouv.fr/cid38/presentationdes-programmes-et-des-horaires-a-1-ecoleelementaire.html>。

⑬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 Center for Best Practices, Council of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s. (NGA Center & CCSSO).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 English Language Arts Standards [S]. Washington, DC: Author, 2010。

⑭OECD. PISA 2009 Assessment Framework: Key Competencies in Reading,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M].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09: 44。

⑮OECD 教育研究与创新中心, 主编. 技术驱动, 教育为本: 技术革新教育的系统方法 [M]. 张怀浩,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11。

注释:

①祝智庭. 教育信息化的特征 [EB/OL]. [2017-06-07]. <http://old.aieln.com/news/2015/11065.html>。

②数字化, 是信息化背后的技术原理, 直观的表现即电子化。

③⑥⑩阿兰·柯林斯, 理查德·哈尔弗森. 技术时代重新思考教育: 数字革命与美国的学校教育 [M]. 陈家刚, 程佳铭,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19, 28, 29。

④OECD. Students, Computers and Learning: Making the Connection [M].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15: 94。

⑤Johannes Strobel, Heather Tillberg - Webb. 将教育技术中

【作者简介】叶丽新, 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200062)。

【原文出处】《中学语文教学》(京), 2017. 7. 4~8

【基金项目】本文为 2015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阅读能力发展机制理论及其与阅读教学和测评的关系研究”(项目编号: 15YJAZH09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语文教育研究中心研究成果。